

《激流三部曲》之二



谢武稼 著

从零起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从零点起跑

(《激流三部曲》之二)

谢武稼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零点起跑/ 谢武稼 著. -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6

(当代作家文萃)

ISBN 7-5059-4273-5

I. 从… II. 谢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03149号

书 名	从零点起跑
作 者	谢武稼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元
印 刷	北京市图文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00千字
印 张	6印张
印 数	0001-3000册
版 次	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273-5/ I·3334
定 价	15.6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

从零点起跑

一群年轻的大学生在陈公馆过夏令营让青春撞了个腰，之后各自散了开去，在他们身上发生了离奇而又刺激的故事。就在这时，霍金来到杭城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卫星会议之一的弦理论会议。他们从各地汇集到长江大学体育馆，一起聆听了霍金所作的《膜的新奇世界》讲演。由此，事件（借用《时间简史》中的术语）竞赛似地一个个蹦跶出来，让你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

2002年8月12日,盘强强拿起11日的《宁波晚报》(乡下看的是隔天报),在第六版专题新闻栏看到一个醒目的标题《走近霍金》,眼睛顿时闪电般亮了起来。他来了,来中国北京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,这个史蒂芬·霍金。升入大二的那个学期,盘强强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《时间简史》来读。那是一本很不起眼的书,作者署名史蒂芬·霍金。盘强强对着书的封面笑了笑:一个外国佬。他读了几页,觉得还新鲜,到第六章/黑洞,一股强大的动量($1/2mv^2$)向他冲击了过来。书中的每一个句子都具有足够把他抛向太空的离心力。宇宙中竟有这样的天体,其质量足够大,体积足够小,而引力大得连光也逃不脱。这种天体就是黑洞,即在空间中的黑的空洞。宇宙空间黑洞(black hole)“无所不在”。盘强强处在极度亢奋之中——关于宇宙结构的科学概念必须改变。他清楚地记得,他曾为爱因斯坦的质能等效(the equivalent of matter and energy)公式($E=mc^2$)失了一夜的眠。他有点儿后悔,他干吗选择了讯息工程专业,他应该学理论物理的嘛。

霍金应邀来杭城参加将于8月12日至15日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卫星会议之一的弦理论会议。会议地点设在长江大学。在母校举行,太棒了!盘强强情不自禁喊了出来。我得赶去参加啊。15日那天,母校将举行仪式,授予霍金先生名誉教授的学衔,之后,霍金公开演讲他的《膜的新奇世界》。这一演讲的内容是近年来人们感到陌生而又充满兴趣的“M理论”,多么难得的机会。盘强强想到这里,立马打开手机,call给黄幼娟。盘强强的耳朵里响

起了黄幼娟热切而又兴奋的声音：强强，我在报上也看到了有关霍金的消息，我正寻思着呼机给你呢。太好了！我马上开车过来，你在家等着我。

盘强强心里翻腾开了：谁说他是个很会控制感情的男人？他又不是一个傻瓜，黄幼娟好感于他会不觉得？夏令营结束那天，眼看要和黄幼娟分别了，他紧紧地握着黄幼娟的手，依依不舍，没了魂儿的样子，令白丹丹大为惊诧。他意识到自己失了态，忙去拉白丹丹的手，送她上了车。他知道他是在掩饰。

盘强强瞧了下腕上手表：七时三刻。再过几个小时，他就能见到黄幼娟了。掏句心窝子话，他夜夜梦到她。每每她呼机给他，邀他去杭城住段时间，吃住不用他操心，想游玩她为他开车，想用功有个安静的书房，可他没有去。不是他不想去，他想帮他爸爸干几天农活。白丹丹也时有呼机过来，邀他去温州她家住几天，到时游览雁荡山，他也没去，说以后再去吧。待他和他父亲一块儿收割完早稻，种下去晚稻，耘过第一遍田，立秋后的第三天，那个他仰慕已久的第二个爱因斯坦当今世界著名数学家、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到杭城来了。

我得上街去买些菜来。盘强强这样想的时候，对爸、妈说了声“中午有位客人来吃饭”，就起身走了出去。

过了一个多些时辰，盘强强从菜场买了青蟹、对虾、蛭子、泥螺、豆腐等返回到庙墩上，有几个孩子围了拢来，他们嘻皮笑脸地问：

“强强大哥，是不是看亲的人要来了？”

“去去去，别乱说。”盘强强用手拨开了他们。

“喏，强强大哥脸红了，一定是的，一定是的。”孩子们笑着、互相推搡着跑了开去。

他母亲，一个胖乎乎脸色略黄的中年女人接过儿子买回来的

海鲜,问道:

“客人有几个?”

“一个”。盘强强转而问父亲:“家里有蔬菜吗?”

“有,青菜、毛豆和茭白。”盘强强的父亲是个高高大大的壮实汉子,他憨厚地笑笑,答道。于是,他从边间拎出一捆毛豆,又拖过来一条板凳坐下,摘了起来。盘强强也拖过来一条板凳,坐到父亲对面帮着摘。中年女人进厨房张罗去了。

父子俩有板有眼地把毛豆从秆子上一荚一荚摘了下来。

父亲一直低着头摘,过了一会儿,问儿子道:

“客人是谁呀?”

“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经理,是个女的,姓黄,杭城人,搞夏令营是她出的钱,她来过我家,你们不在,没见过面。”

“噢,噢,是这么子事,是这么子事。”强强爹喃喃自语着。

这当儿,强强的手机响了,他打开盒盖,贴近耳朵,他听到黄幼娟甜甜的声音:强强,我的车已开过东钱湖了。强强回话给她:黄姐,我在十字路口红绿灯显示处候着你。他关上手机对他爹说了声“我去接客人”,就大步流星走了。

来到十字路口,盘强强站在农业银行台阶前等。他人站着,心却飞起来了。他仿佛觉得他这会儿是坐在黄幼娟身旁,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她握着方向盘的玉手。你这不是想入非非了吗?他眼前看到的分明是一辆又一辆的班车、卡车和轿车开了过去,它们有的要在横码登上渡轮,摆过十八湮洋面的象山港驶向丹城、石浦等地,有的将在大坡塘拐入隧道,驶向属于另一县奉化地界的一些乡镇。他这样想的当儿,又有一辆轿车开了过来,像似黄幼娟的那辆奔驰。盘强强赶忙跃下台阶奔了过去,恰好红灯亮了,轿车嘎然而停,他定睛一看,驾车的果然是黄幼娟,几乎是同时,空气中振动着具有相同分贝的声波:

“强强！”

“黄姐！”

盘强强看到了黄幼娟探出在车窗外的一张灿烂的笑脸：

“上来。”

他绕过车体，挨进开着的车门，坐到她身边：

“还认得去庙墩上的路吗？”

“识得。”

她又是嫣然一笑，脚踩了一下油门，轿车“嘟”一声穿过了十字路口。

车开了一二分钟之后，一排高大挺拔的松柏向着她的鼻子撞了过来，她刹住了车：

“强强，到了吗？”

“到了，黄姐，这是庙墩下，车停在这儿吧。”

他们下了车，上了坡，进入“桃花源”，那是白丹丹惊呼间喊出来的。黄幼娟吸了吸鼻子，她闻到的是好新鲜好新鲜的空气，她不由得将身子靠向强强，她的臂膀贴着他壮健的手臂了，霎那间，一阵阵麻酥酥的感觉在她心窝里挠呀挠，happiness！

这一回孩子们没有围了拢来，他们站得远远的看着，圆脸盘上笑靥涟涟。盘强强说：

“瞧他们的傻样儿。”

黄幼娟投过去亲切的目光，他们友善地向她笑笑，其天真模样实在太可爱了。要是她喜欢上强强爱他的话，她也会爱他父母，爱庙墩上的人，尤其是孩子们。盘强强碰了碰黄幼娟的手，向她示意：

“黄姐，你看，我爹妈站在家门口等着我们呢。”

黄幼娟顺着盘强强的指点方向看了过去，果见有一对中年夫妇在廊檐下站着，他们既淳朴，又憨厚，令黄幼娟倍感亲切。他们

会是我未来的公婆吗？这一闪念使她不好意思起来，她的脸腾地红了。

走到家门口，盘强强叫了声“爹、娘”，黄幼娟跟着喊“伯父、伯母”，中年夫妇忙应道：

“喂，请进屋里，请进屋里。”

显然，他们有些慌乱，好老实巴交的人儿，我黄幼娟会尊重孝敬你们的。

盘强强哪里会知道黄幼娟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。他们进了盘强强的卧室。盘强强对黄幼娟说：“我去舀盆水来让你擦擦脸。”

她也不去阻拦他，任他去，自管坐到床沿上享受心里头的快乐。

盘强强端来了一盆清水放在洗脸架上。

“黄姐，那是泉水，特清凉，不比虎跑的差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黄幼娟站了起来，走近洗脸架，把手放到脸盆里浸着，“确实不错，好凉快呵。”

只见她撩起毛巾，轻轻地绞了一下，然后展开，托在手掌心，缓慢地由额头到脸面到下巴擦了一下，她笑了笑，把毛巾递给盘强强：

“你也擦一把。”

盘强强揩过面，把洗脸水倒了，给黄幼娟泡了杯茶：

“那是我娘摘来的野山茶，你难得喝的。”

黄幼娟接了过来，深情地看一眼盘强强，抿了几口，顿感清香满嘴，赞语道：“好茶。”

“娃儿，叫黄经理吃饭了。”

“娘在唤了，我们过去吧。”

“你妈这样称呼你？”

“小时候叫的，习惯了。”

好一个纯朴的家庭呵！黄幼娟感受到了有别于都市里的乡间民风。

“黄经理，我们家老土老土的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强强爹歉意地说。

“伯父，挺好的。”黄幼娟大大方方地坐到长板凳上。

“爹娘把你当贵客了。平时我们在灶间吃的饭，今天搬到他们房里来了，摆的还是八仙桌呢。”

经强强这么一说，黄幼娟才注意起那张吃饭桌来。这是张有棱有角的方桌，用樟木做的，桌面板很厚，上的漆已经呈暗红色，四只脚杆立柱般粗壮，其结实是不用说的了。黄幼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桌子，感到好奇。

“强强，这张桌子是你家的老古董吧？”

“没错，是我曾祖手里的财产。”

“那它是四代元老了。”黄幼娟笑得好欢，她见强强爹妈还在灶间忙乎，说道：

“伯父、伯母，菜够了，不用煮了，你们来吃饭吧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，来了，来了。”

强强妈手捧一碗泥螺汤，强强爹手捧一碗炒茭白从灶间走了出来：

“黄经理，没啥好招待你。”

“伯父、伯母，别这么叫我，叫我阿娟好了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四个人各据一方坐着，强强爹征询地问儿子道：“要点儿酒吗，不用，要点儿饮料吗，也不用，好好，那就吃饭，那就吃饭。”

凌风镇上的海鲜黄幼娟不是第一次尝，在陈公馆落成典礼晚宴上和立夏令营这段日子里她一次又一次尝过，每回都感到佳味无穷。而这一次，无论是青蟹、蛏子，还是对虾、鲜泥螺，它们的味

道怕是要让她一辈子也忘不了，因为有强强的情份掺进去了的呵。至于青菜、毛豆、茭白和米饭，因是强强家自己生产的，她吃起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强强的爹妈扒着饭，时而瞧一眼黄幼娟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凭他们的直觉，那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，且长得仙女般美丽。个头不高不矮，体态不胖不瘦，肤色白净，脸盘儿说其是瓜子型面颊的肉又添了些，说其是鹅蛋型面颊似乎又不那么长肉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恰到好处地点缀着，真是好看到家了。

用过午餐，黄幼娟想动身走了，盘强强说：“开长途车很疲劳的，你打个盹儿吧。”黄幼娟点了点头，就在强强的床上躺了下来。她今天穿的是牛仔套装，上衣与裤子没有叠合，总是若即若离，时不时露出肚脐来。她侧着身子，屈起腿，手托面颊，对挨坐在她身边的盘强强说：

“你唱一支催眠曲我听。”

盘强强捏着黄幼娟的手，低声哼了起来：

“风不吹，树不摇，鸟儿也不叫，大眼睛，快快地闭上……”

“你别逗了！”

“那给你讲一个狼外婆的故事。有一天……”

二

这会儿黄幼娟驾驶着一辆奔驰飞跑在 109 省道上。

坐在一旁的盘强强说：

“黄姐，你刚睡醒起来，车子开慢一点儿。”

“没事的。”黄幼娟笑笑道，“喂，强强，这学期你学开车吧？”

“行。我也该学了，学会了，你雇我，好做你司机。”

“当真？说话要算数，不准赖，赖赖做贼蟹。”

“贼蟹是啥，你见过？杜撰了吧。”

“别钻空子，你明白，我说的是儿童戏语。贼蟹是什么玩艺儿谁也讲不清楚，反正泛指不光彩的东西，连小孩子都不愿意做的。”

“我是认真的，说到做到，到时不许你不雇我。”

黄幼娟听了盘强强的表白，happiness 又一次涌上心头。“别傻冒了，说什么当我的司机，你开车就是了。”她侧过头去瞟了他一眼。

轿车在宽阔的省道上高速前进着，来往车辆中很多是小汽车，这中间私车数量不少吧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。盘强强感慨地想。

“强强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，中国老百姓买私车的多了起来，这几年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很快。”

“你在想这呀，我倒以为……”

“以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自个去想吧。”黄幼娟“嘻嘻”地笑了几声，把强强弄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强强，你别介意，我随便说说而已。喂，我们去桂花庵看望一下妙玉师傅怎么样？顺路吗？”

“顺路的。到了前面那个叫韩岭的村庄，看到了东钱湖我们向右拐入一条简易公路，车子就能开到下水去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

一会儿工夫，下水到了，黄幼娟把车停在王安石庙前面的广场上。

下得车来，黄幼娟告诉盘强强，陈曼曼的爸爸陈吉德同意为王安石庙刻一块《游褒禅山记》石碑，现已请能工巧匠在雕刻了。

“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。”

“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呀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”

庙祝听到轿车声，以为是辉煌集团的陈董事长又派人来察看工艺，忙走出大门来迎接：

“施主请入内，石碑下个月能完工了，你们看看，那字体还要得吗？”

盘强强和黄幼娟愣了一下：把他们当作辉煌集团的人了。

石匠们在叮叮咣咣地劳作。他们数了数，计有五块石碑。

“那是啥字体呀？”黄幼娟问。

强强答道：“隶书。”

“隶书好不好？”

“隶书笔划错落有致，也容易让人识认，从这一点上讲，它具有大众化的优点。”

他咋都懂呀，黄幼娟喜在心头。

庙祝对他们说：

“两位施主请问一问陈董事长，要不要搞一个上碑庆典？”

黄幼娟想了想，说道：

“我们会跟陈董说的。咱们还要去桂花庵一趟，时候不早，告辞了。”

庙祝送他们出庙门：“两位慢走。”

这会儿，盘强强拉着黄幼娟的手在爬山坡。

“黄姐，你手心出汗，累了？”

“不是累，你手捏得这么紧，汗是被你抠出来的。”

“我是担心你不习惯走山路，一不小心摔倒。”

盘强强说着，索性搂紧她的腰，两个人靠到一起了。

“强强，我们问问妙玉师傅，书写好了没有，完稿的话，就帮她出版。”

“我知道的。”

山野显得很寂静。如今上山砍柴的人很少见到了。窑厂烧的是煤，家家都在用煤气。曾几何时，在生产队那个年代里，山被年年剃了光头。大大小小的窑厂，每天烧砖头烧瓦片，如一只只张着血盆大口的柴老虎，把多少座山抽了筋剥了皮。再说千家万户烧饭取暖都要用柴，怎不把山捣腾死呢。盘强强孩提时亲眼目睹故乡的山被折磨得皮包骨头，他听到的是山野一声声痛苦的呻吟。盘强强指指路两旁说：

“黄姐，山上的树、柴草，每天在疯长，要不了几年，你若想进到里面去，怕是迈不开步子。”

黄幼娟“噢，噢”地称是。其实，她没有听懂盘强强说的。盘强强接着往下说：

“我们这儿没有旱灾，也没有涝灾，终年风调雨顺，全得益于青山。有青山，才有绿水。黄河年年闹灾，多半是由于滥伐上游两岸山上树木之故。黄姐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强强，你说的当然对。”黄幼娟笑了笑道，“但我对这些不大关心，我只考虑做生意的事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有什么对不起的。你又让我多了一些知识。”

“我们说着话儿，不知不觉已到了桂花庵。黄姐，你看到五株金桂了吧？”

“看到了。桂花开了吗？”

“还没到时候。”

“这会儿有拜佛的香客？”

“不知道呢。一般地说来庵堂拜佛的多在上午。”

他们跨进山门，在佛殿里刚好碰见妙玉，就喊道：“师傅，你好！”

尼僧打量了一下他们，很快认了出来。

“师傅，我们喝桂花茶来了。”

“好呀，那就去我僧房。”

她们到了僧房，妙玉说：“两位施主请稍候片刻，待贫尼在风炉上煊滚了水来。”

说着，她进后间去了，黄幼娟也跟了进去。盘强强在前间坐下，拿起放在案桌上的尼僧父亲著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翻读。

黄幼娟与尼僧闲聊着，说到投合处，就问起她的书稿一事。尼僧说，书写是写就了，没敢想出版，两位施主的好意她领了。

一会儿工夫，水煊滚了，尼僧拿出三个茶盅放在茶盘上，撒了一撮桂花执壶冲水。黄幼娟无比高兴地说：“喝桂花茶了，喝桂花茶了。”她那滑稽相惹得尼僧笑了起来。

他们在前间品尝着桂花茶，相互不时地瞅了几眼，脸上都挂着浅浅的笑容。盘强强开口道：

“妙玉师傅，黄幼娟女士从杭城驱车过来，怀着对佛学的虔诚之心请求师傅答应出版《佛教的哲学要义初探》，决无半句戏言。若让书稿默默无闻地躺着，岂不是太可惜了。师傅用一生的心血写成的书，哪能不出版。我是凌风镇庙墩上人，就读于杭城长江大学，学的是讯息工程专业，秋季开学升入四年级。黄幼娟女士是杭城丽佳化妆品公司经理。师傅，你就答应吧，把书稿交给我们，我们不会是骗子的。”

话已说到这份上，尼僧被感动了，终于答应了他们。黄幼娟高兴得要和尼僧握手，尼僧忙将双掌合拢擎在鼻子前：

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”

“噢，噢。”黄幼娟方才领悟到，出家人是不兴握手的。她拿出

1000 元钱：

“师傅，这是给你的预付稿费。”

尼僧不肯收，好说歹说，终于收下了。

他们把联系地址和手机号码留给尼僧，带着书稿离开了桂花庵。

时近下午四时，太阳爬下山岗去了。从八月中旬开始白天时间变短，大山里的夜晚又降临得早，暮色说来就来。

“黄姐，我们得赶紧走，不然会看不清山路的。”

“要得。”黄幼娟加快了脚步。

一路上只听飞鸟归林，“叽叽喳喳”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更映衬了大山里的寂静。要是在桂花庵住上一段时间的话，会不会像陶渊明那样“心远地自偏”，感到人世“无尘杂”了呢？黄幼娟傻乎乎地想。

到了下水，四时半了，他们钻进驾驶室，黄幼娟发动了引擎，脚踏踏板，奔驰“啾”一声飞了出去。

车过韩岭，盘强强给黄幼娟介绍道：

“现在我们行进的是一条十多华里的绿色长廊。路两旁的绿地约三十米宽，两年前开始绿化了。新近从云南购买来高大的白果树，即银杏，每棵价值 2000 元。你看每行五棵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毛竹支架尚未拆除，已经熬过了台风季节，都成活了，枝头抽出了新枝，长了嫩叶。几年后，这一带的绿色景观定堪称一绝。”

“单这一项投资多少？”

“据说一亿元。”

“你们宁波人舍得花钱。这样下去的话，杭城西湖必定败在你们手下。”

“到时我陪你来游玩。”

“看你乐的。坐好，我要高速前进了。”

黄幼娟挺直身板，双手紧握方向盘，眼睛直视前方，嘴角弯着一轮新月。

奔驰车到达杭城振兴路，刚好八时整，街上的彩灯闪烁烁烁，夜市已相当闹猛了。

“我们先去宾馆吃饭吧。”

黄幼娟说着，莞尔一笑把车开到一家叫天元星级宾馆门前停了下来。只见一位服务生前来拉车门：

“先生、黄经理，请。”

服务生是认识黄幼娟的，因为她常陪客户来用餐，大堂里的一位年轻小姐毕恭毕敬地向她问安：

“黄经理好！”

黄幼娟微笑地向她点头还礼。

就在这时，一位女子的身影在盘强强眼前闪过。是白丹丹？是她，他马上反应过来。他把视线追了过去，映入到他眼帘的果是他熟悉的背影。紧跟在她后面的是个中年男人，看上去还挺有风度。显然，他们是一起来的，现在已用餐完毕，这辰光是去客房。盘强强的脑瓜“轰”地崩裂开来：难道她和男人开房间？你管得着吗，我是你啥人呀？盘强强的耳朵里似乎响起白丹丹冷冷的讥笑声，顿时呆呆的了。黄幼娟发觉盘强强落下了，回过头来，见他那傻样子，颇感奇怪：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盘强强回过神来，牛头不对马嘴地说，“挺好的。”

黄幼娟不解地笑笑。虽说他由农村来到繁华都市已整整三个年头了，他那朴实的本性依然，那正是她所喜欢的。

服务小姐把他们领到一间雅致的小包厢房，她给他们倒了茶水后，递给黄幼娟一份菜单：

“黄经理，您点菜。”